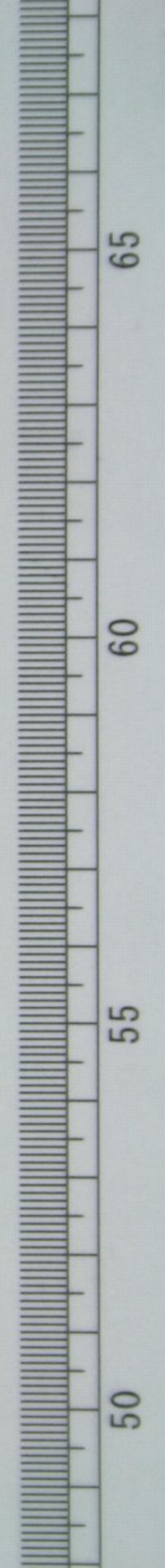


津田文庫
文庫 1
1521
28



龍威秘書四集

晉唐小說暢觀

第五册

會真記

元稹

黑心符

于義方

南柯記

李公佐

枕中記

李泌

高力士傳

郭湜

白猿傳

闕名

任氏傳

沈既濟

龍威秘書四集 五册目

全

大酉山房

010190606690

袁氏傳

顧夔

揚州夢

于鄴

會真記

鶯鶯傳

唐 元稹撰

刁松文庫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丰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游宴屢雜其間他人皆洵洵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請者哂之亡幾何張

會真記

二



生游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曹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友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携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

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卽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鶯鶯出拜，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悴容，不加新飾，垂鬢黛，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今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孃。

生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閒遂道其衷，婢果驚沮，腆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子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紈綺閑居，曾莫流盼，不爲當年終有所蔽。昨日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慎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

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扳援可踰。旣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于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牀上，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此？」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箋召我也。爾爲我告之。」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

駭必謂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
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
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
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
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
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
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
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
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歛而

起則紅娘歛衾携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
置枕設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
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
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
熒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
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
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
其夢邪及明靚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
席而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至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

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
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
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亡何
張生將之長安先以詩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
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夕再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
月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
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之亦不甚
觀覽大畧崔之出人者勢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
辨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

艷幽邃恒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
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
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
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
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
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
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憚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
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
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

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
明且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
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云捧覽來問撫愛過
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燿
首膏唇之飾雖荷殊恩謹復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
耳伏承示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
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常忽
忽如有所失於誼諱之下或勉爲語笑閑宵自處無不
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敘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

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煖而思之甚
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
不忘幽微眷念亡斃鄙薄之志無以奉酌至於終始之
盟則固不忒憶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
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
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細之情永謂終託豈期
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櫛
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畧情舍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

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俾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彊飯爲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爲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

屬詞因爲賦崔孃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孃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蔥蘢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露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籠瑤釵行椽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游里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環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床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

翠合歡籠看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
玉肌豐無力慵移履多嬌愛歛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綠
蔥蔥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繾綣意難
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
啼粉流清鏡殘燈遠閨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曛曛乘
鶯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尙殘紅冪冪
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濶誠
難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
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絕矣稔特與張厚因徵

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
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
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
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
僂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爲
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後乃因其夫
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爲出張怨念之
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別後減容光
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爲傍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

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棄置
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
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子嘗於朋會之中
往往及此意者使夫知者不為為之者不惑貞元歲九
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車然
稱異遂為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

李紳相公鶯鶯木傳歌附

伯勞飛遲燕飛疾垂楊綻金花笑曰綠窗嬌女字鶯
鶯金雀姬鬢年十七黃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

蓮質門掩重關蕭寺中芳草花時不曾山

元微之古艷詩詞

春詞二首

春來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鶯藏柳暗無人
語。惟有牆花滿樹紅。

其二

深院無人草樹光。嬌鶯不語趁陰藏。等閑弄水浮花
片。流出門前賺阮郎。

鶯鶯詩一首

會真詩
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雅淡妝。夜合帶烟籠曉日。牡丹經雨泣殘陽。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是香。頻動橫波嬌一作不語。等閒教見小兒郎。

離思五首

自愛殘妝曉鏡中。銀釵篸綠絲。綦須臾日射胭脂頰。一朶紅酥旋欲融。鏤一作漫

其二

山泉散漫繞階流。萬樹桃花映小樓。閒讀道書慵未起。水晶簾下看梳頭。

其三

紅羅著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麴塵。第一莫嫌才地薄。些些紕繆最宜人。

其四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嬾廻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其五

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今日江頭兩三樹。可憐絳葉度殘春。

春曉詞一首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娃兒撼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

古決絕詞三首

乍可爲天上牽牛織女星。不願爲庭前紅槿枝。七月七日一相見。故心終不移。那能朝開莫飛去。一任東西南北吹。分不兩相守。恨不兩相思。對面且如此。背面當何如。春風撩亂伯勞語。此時拋去時。握子苦相問。竟不言。後期君情既決絕。妾意亦參差。借如死生

別安得長苦悲

其二

噫春冰之將泮。何余懷之獨結。有美一人。於焉曠絕。一日不見。比一日於三年。况三年之曠。永別水得風兮。小而已波。筍在苞兮。高不見節。矧桃李之當春。競衆人之扳折。我自顧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皓皓之如雪。感破鏡之分明。覩淚痕之餘血。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奪。已焉哉。織女嫁黃姑。一年一度暫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

其三

夜夜相抱眠。幽懷尚沉結。那堪一年事。長遣一宵說。
 但感久相思。何暇暫相悅。虹橋流薄恨。天鷄識時節。
 曙色漸曛曉。華星次明滅。一去又一年。一年一作年何
 時一作徹。有此迢遞期。不如死生別。天公隔一作既。是
 妬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

雜憶五首

今年寒食無月光。夜色纔侵已上床。憶得雙文通內
裏玉籠深處暗聞香。聞當作林火

其二

花籠微月竹籠烟。百尺絲繩拂地懸。憶得雙文人靜
 後。潛教桃葉送秋千。

其三

寒輕夜淺遶迴廊。不辨花叢暗辨香。憶得雙文籠月
 下。小樓前後捉迷藏。

其四

山榴似火葉相兼。亞拂低牆半拂簷。憶得雙文獨披
 掩。滿頭花草倚新簾。

其五

春水消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憶得雙文衫子薄。鈿頭雲映褪紅酥。

贈雙文一首

艷極翻含態。憐多轉自嬌。有時還自笑。閑坐更無聊。曉日行看墮。春酥旋欲消。何因肯垂手。首一作不敢望回腰。

王性之辨證

嘗讀蘇內翰贈子野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注言

所謂張生乃張籍也。僕按微之所作傳奇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記。張籍以貞元十五年商郢下登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每觀斯文。撫卷歎息。未知張生果為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也。會清源莊季裕為僕言。友人楊阜公嘗讀微之所作姨母鄭氏墓誌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為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盡微之自敘。特假他姓以避就耳。僕退而考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

鄭氏誌文豈僕家所收未完或別有他本然細味微之所敘及考於他書則與李裕之所說皆合蓋昔人事有悖於義者多托之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見別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為人敘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太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則當以大歷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十六年庚辰生二十二歲傳奇言生年二十未知女色又韓退之作微之妻韋叢誌文作婿韋氏時微之始以選為

校書郎正傳奇所謂後歲餘生亦有所娶者也貞元十八年微之始中書判拔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萃授校書郎年二十四子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一作尉鵬亦娶鄭濟女則鶯鶯者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為中表正傳奇所謂鄭氏為異派之從母者非特此而已僕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艷詩百餘篇中有春詞二首其間皆隱鶯字傳奇言生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不書諱字者即此意及自有鶯鶯詩離思詩雜憶詩與傳奇所載猶

一家說也。又有古決絕詞夢游春詞前敘所遇後言捨之以義及敘娶韋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夢游春詞云當年二紀初佳節三星度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二紀初謂二十四歲也其詩多言雙文意謂二鶯字為雙文也并書於後使覽者可考焉。又意古艷詩多微之專因鶯鶯而作無疑。又微之百韻詩寄樂天云山岫富階翠牆花拂面枝鶯聲愛嬌小燕翼翫透迤。注音于賦詩云為見牆頭拂面花時惟樂天知此事。又云幼年與蒲中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詩。傳奇云生發其書於所知子亦聞其說生所善

楊巨源為賦崔娘一絕 凡是數端有一於此可驗決為微之

無疑况於如是之眾邪。然必更以張生者。豈元與

張受姓命氏本同所自出邪。張姓出元氏之後元姓亦然為跋氏至後

魏有國改姓元氏 僕喜討論考合同異每聞一事隱而未見及可見而不同如瓦礫之在懷必欲討閱歸於

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載之書探千載之迹必須

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終始備盡

乃可以置議論若畧執一言一事未見其餘則事

之相戾者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

者觀書少而未見爾微之所遇合雖涉於流宕自
放不中禮義然名輩流風流風一作風流餘韻照映後世
亦人間可喜事而主之臻此者特鮮矣雖巧為遷
就然意微而顯見於微之其他文辭者彰著又如
此故反復抑揚張而明之以信其說他時見所謂
姨母鄭氏誌文當詳載於後云

會真記終

黑心符

唐 于義方撰

一妻不能御一家從可知以之卿諸侯一國從可知以
之相天子天下從可知蓋夫夫婦婦而天下正正家而
天下定矣惟女子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論語之教也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書之訓也無攸遂在
中饋易之戒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其祭祀詩之
勸也威公縱文姜喪軀而幾亡魯高祖畏呂氏召亂而
幾亡漢文帝牽制於獨孤廢嫡長立致大業之傾高宗

黑心符

溺惑於武媚故失威權階大周之僭萬乘尚爾况庶人乎又况講再醮備繼室既無結髮之情常有扶筐之志安得福祥免禍幸矣閔家以盧絮示薄許氏以鐵杵表酷其事歷七可見爲夫者耽少姿入巧言房簪之間夜以繼日纏愛紐情牢不可拔妻計日行夫勢日削如鉗礙口噤不得聲如絡冒頭癡不得動如扭械被身束縛囚繫不得自由而至寒熱饑飽在彼不在我出入起居在彼不在我使爲不信惟命使爲不義惟命使爲不忠惟命使爲不慈惟命使躬行夷狄犬彘之所不爲惟命

呼令殺人則恨頭落之遲呼令自殺則恐刀來之晚極口罵辱焉迎以笑嬉盡力夬撻焉連稱罪過數以犯再拜謝之役以事健步辦之曰祇吾痔諾而趨曰嘗吾使跪而進上不知有親知有吾妻而已下不省有幼省有吾妻而已人方以謂古不聞今不見彼尚且流汗清踵吐血逾胸悚懼悼惶戰栗振掉惟恐妻語之厲而色之莊也其效伊何有家則妻擅其家有國則妻據其國有天下則妻指麾其天下令一縣則小君映簾守一州則夫人並坐論道經邦奮庸熙載則于飛對內殿連理入

都堂粉黛判賞罰裙襦執生殺矣世雖晚猶有是非俗
雖澆猶分善惡有臣如此君必殺之有朋如此朋必絕
之有閭里如此隣必去之有民如此官必刑之有子如
此父母必號泣而擯之有同氣如此兄弟必紛紜而捨
之有父如此有祖如此有叔伯如此子孫姪如此必色
變心移東西南北而避之婦人遂啓口爲雲霧發喉爲
雷霆展身爲電轉身爲風誣春爲秋改白爲黑指吳作
越號女作男無力齟齬喜不自勝喜在其間愚以度日
坐以待盡或十年或六七年或二三年齒髮且衰壽命

且盡貨物彼卷而懷之則聯秦合晉之事萌而請媒通
聘之迹見矣昏丈夫君已不用友已不齒鄉已不錄兄
弟不親子孫不集人非高於泰山鬼責深於滄海其家
虛矣老方悲其墓臭矣死尤辱妻而繼焉有格言也就
夫言之乃並枕於菟連盤野葛就子孫言之乃通心鑽
徹骨錐就朋友親族言之乃一輪車四墻屋甚者至於
殺夫首子禍縣刀鋸冤著市曹祭祀絕而門庭蕪然世
人恬爲之悟且畏者曾無也吾年六十目見耳聞不可
筭數今訓汝等有妻固所不免當待之如賓客防之如

盜賊以德易色修已率下妻既正子孫敢不正乎萬一不幸中道鼓盆巾櫛付之侍婢米鹽界之諸子曰受方略坐享宴安又或無嗣孤單則宜歸老弟姪以心與之孰敢不盡若是重婚續娶定見敗身殞家至時親友不欲言子孫不敢諫兼已惑已悞難信難處豈知吾熟諳而預言之龜鑑在前無復縷縷立石中寢永戒來裔稍越吾言祖先明神其賜誅殛百世循之真萬金之良藥也

顏氏家訓云江右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

家事疥癬蚊蚤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聞閭之隙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爲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爲妾弟黜兄爲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已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姦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况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黑心符微傷大雅要自傷弓驚餌之言

留之爲顏氏下一注脚干義方萊州右長史

南柯記

唐李公佐著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
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
落魄縱誕飲酒爲事家居廣陵郡東十里所居宅南有
大古槐一株枝幹修永清陰數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
飲其下以貞元七年九月因沉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
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
將秣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髮

髯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主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白牡左右從者七人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敢致問忽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郭郭城堞車輿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避於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駙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

降車而入彩檻彫楹華木珍果列植於庭下几案茵褥簾幃肴膳陳設於庭土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右相且至生降階祇奉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不以倣國遠僻奉迎君子託以姻親生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生回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辟易道側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

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令尊命不棄小國許令
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
就賓宇續造儀式有頃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生思念
之意必以爲父在邊將因投虜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
蕃交遜而致茲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鴈幣帛
威容儀度妓樂絲竹肴膳燈燭車騎禮物之用無不咸
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或稱清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
下仙子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十冠翠鳳冠衣金霞帔
綵碧金鈿目不可視邀遊戲樂往來其門爭以淳于郎

爲戲弄風態妖麗言詞巧艷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
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竺院觀石
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
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謔吾與瓊英妹結絳巾
挂於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
感寺侍上真子聽契元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謁下捨金
鳳釵兩隻上真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謁筵中於
師處請釵合視之賞歎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
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氏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

意戀戀矚盼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羣女曰不意今日與此君爲眷屬復有三人冠
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爲駙馬相者中一人與生且故
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華乎對曰然生前執手敘舊久
之生謂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於右相
武成侯段公因次棲託生復問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
華曰周生貴人也職爲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
笑甚懽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
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觀盛禮故無以相忘也有仙姬

數十奏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所聞聽
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
斷數里生端坐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
笑以解之向者羣女姊妹各乘鳳翼輦亦往來其間至
一門號修儀宮羣仙姊妹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輦拜
揖讓升降一如人間徹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金枝公
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之禮頗亦明顯生自爾
情義自洽榮耀口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於王者王
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大獵於國西靈龜山山阜峻秀川

潭廣遠林樹豐茂飛禽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因他日啟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陷沒胡中爾來絕書告十七八歲矣王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觀王遽謂曰親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以遺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間里興廢復言路道乖遠風烟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傷又不令生來觀云歲在丁丑當與汝

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謂生曰子豈不思爲官乎生曰我放蕩者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爲之余當奉贊妻遂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小女同行生敦授教命王遂敕有司備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馬列於廣衢以餞公主之行生少遊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哲以贊不逮伏見司隸潁川周弁忠亮剛直守法不回有毘佐之器

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一人與臣有
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南柯司憲田請
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聞憲章不紊王並依表以遣之
其父王與夫人餞于國南王謂生日南柯國之大郡土
地豐穰民物豪盛非惠政不能治之況有周田二贊卿
其勉之以副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加
之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之吾無憂矣南柯
雖封境不遙晨昏有間今日睽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
首南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郡有官吏僧道

耆老音樂車輿武衛鑾鈴爭來迎奉人物嗔咽鐘鼓誼
謹不絕十數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亦
有大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軒棨戶森然深邃
生下車省風俗療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
郡二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
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遞
遷顯職生二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聘于王族榮
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是歲有檀蘿國者來伐是
郡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征之乃表周并將兵三萬以拒

南柯言
賊之衆於瑤臺城弁剛勇輕敵師徒敗績弁單騎裸身
潛遁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
王並捨之是月司憲周弁疽發背卒生妻公主邁疾旬
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之便以司農田子
華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慟發引威儀在塗男女叫號人
吏奠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于國王與夫人素
衣哭於郊候靈輦之至諡公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
葆鼓吹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月故司憲子榮信亦
護喪赴國生久鎮外藩結好中國貴門豪族靡不是洽

自罷郡還國出入無恒交游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忌
之時有國人上表云元象謫見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
廟崩壞釁起他族事在蕭牆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遂
奪生侍衛禁生游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無
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親二
十餘年不幸小女天札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
人因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可暫歸本
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爲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
曰此乃家矣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生

忽若昏睡，覺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遂流涕請還王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一人。心甚歎異。上牛車行可數里，復出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徑。山川原野依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逾快。快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詭譎自若，強之乃答曰：「少頃卽至。」俄出一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潛然自悲，不覺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升自階，已身臥於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

姓名，數聲生遂發悟，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篲於庭。二客濯足於榻，斜日未隱於西垣，餘樽尚湛於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主感念嗟歎，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卽夢中所經人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爲祟，遂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拆查枿，尋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根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是其王矣。卽槐安

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平，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卽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薄空墟，嵌空異狀，中有一腐龜板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茂翳蒼，掩映振殼，卽生所獵靈龜山也。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卽生所葬妻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於懷，披穴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還令掩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羅征伐之事。

又請二客訪跡於外宅東一里，有古澗淵，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其間。檀蘿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況山藏水伏之大者，所變化乎？時生酒徒周弁，山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於牀，生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於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憩泊淮浦，偶覲淳于生，夢詢訪。

遺跡翻覆再三事皆摭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貪生冀將爲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爲偶然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云

南柯記終

枕中記

唐李泌撰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設榻施席擔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弊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而困如是乎翁曰觀子膚極腴體胖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爲翁曰此而不適於何爲適生曰當建功樹名出將八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茂而

家用肥然後可以言其適吾志於學而游於藝自惟當年朱紫可拾今已過壯室猶勤田畝非困而何言訖目昏思寐是時主人蒸黃梁爲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此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寤而寤其兩端生俯首就之寐中見其竅大而明若可處舉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而產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以華侈明年舉進士登甲科解褐授校書郎應制舉授渭南縣尉遷監察御史起居舍人爲制誥三年卽真出典同州尋轉陝州生好土功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

濟不通邦人賴之立碑頌德遷汴州嶺南道採訪使入京爲京兆尹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蕃新諾羅龍莽布攻陷瓜沙節度使王君奭新被敗死河湟震恐帝思將帥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隴右節度使大破戎虜斬首七十級開地九百里築三大城以防要害北邊賴之以石紀功焉歸朝策勳恩禮極崇轉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物望清重羣情翕習大爲當時宰相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年徵還除戶部尚書未幾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掌

大政十年嘉謀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啟沃號爲賢相同
列者害之遂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獄府吏引徒
至其門追之甚急生惶駭不測泣謂妻子曰吾家本山
東良田數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復衣
短裘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自裁其妻
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獨有中人保護得減死論出
授驩牧數歲帝知其寃復起爲中書令封趙國公恩旨
殊渥備極一時生有五子傳儻儻位倚傳爲考功員外
儻爲侍御史位爲大常丞儻萬年尉儻賢年二十四爲右

補闕其姻媾皆天下族望有孫十餘人凡兩竄嶺表再
登台鉉出入中外迴翔臺閣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奕一
時無比末節頗奢蕩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前後賜
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老屢乞骸骨不
許及病中人候望接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焉將終上
疏曰臣本山東書生以田圃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官序
過蒙榮獎特受鴻私出擁旄鉞入昇鼎輔周旋中外綿
歷歲年有忝恩造無裨聖化負乘致寇履薄臨兢日極
一日不知老之將至今年逾八十位歷三公鐘漏並歇

筋骸俱弊，彌留沈困，殆將溘盡。顧無誠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出雄藩，垣入贊，緝熙昇平，二紀實。卿是賴，比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沈頓，良深憫默。今遣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針灸，為朕自愛。讜冀無妄，期于有喜。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見方偃於邸中。顧呂翁在旁，主人蒸黃梁，尚未熟。觸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耶？翁笑謂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盡

知之矣。此先生所以望吾次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枕中記終

高力士傳

唐 太原郭湜撰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首建義旗新正皇極十有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孝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陵日山川雷隱草木風生陳千官朝見之儀具九賓宗祀之禮禮畢俯伏流涕若不自勝須臾聞鼓聲四振雲霧朗清萬歲之聲豈惟於遠近一人之孝固通於神明不可得而稱也至寢宮問曰所留

高力士傳
示朕者何在，力士趨入，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以喻此，曾何足言！即命史官書之典冊。二十三年後，上忽言曰：朕親主六合二十餘年，兩都往來，甚覺勞弊，欲久住關內，其可致焉？三問羣臣，卿士皆云：江淮漕運轉輸極難，臣等愚蒙，未知爲計。上甚不悅。後李林甫用紫曜之謀，爰興變造，牛仙客取彭果之計，首建和糴。數年之中，甚覺寬貸。上因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無人，謂高公曰：朕自任關內，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無事，高止黃屋吐故，納新軍國之謀，委

以林甫，卿謂如何？高公頓首曰：臣自二十年已後，陛下頻賜臣酒，往往過度，便染風疾，言辭倒錯，進趨無恒。十年已來，不敢言事，陛下不遺鄙賤，言訪芻蕘，縱欲上陳，無裨聖造，然所聞所見，敢不竭誠。且林甫用變造之謀，仙客建和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長行，恐變正倉，盡卽義倉，盡正義，俱盡國無旬月之蓄，人懷饑饉之憂，和糴不停，卽四方之利不出公門，天下之人盡無私蓄，棄本逐末，其遠乎哉！但順動以時，不逾古制，征稅有典，自合恒規則，人不告勞，物無虛費，軍國之柄，未可假人威權。

高力士傳
之聲振於中外得失之議誰敢與言伏惟陛下圖之上
乃言曰卿十年已來不多言事今所敷奏未會朕心乃
頓首曰臣生於夷狄之國長自昇平之代一承恩渥三
十餘年嘗願粉骨碎身以裨元化竭誠盡節上答皇慈
頃緣風疾所侵遂使言辭舛謬今所塵黷不稱天心合
當萬死頓首頓首上曰朕與卿休戚共同何須憂慮命
左右曰卽置酒爲樂無使懷憂左右皆稱萬歲從此便
住內宅不接人事及開元之末天寶之初陳希烈上元
元之尊田同秀獻寶符之瑞貴妃受寵外戚承恩羅吉

張俞與黨錮之獄楊裴韋秀孚受無狀之誅五六年間
道路以目祿山之禍自此興焉至十年上又言曰朕年
事漸高心力有限朝廷細務委以宰臣藩戎不警付之
邊將自然無事日益寬閑卿謂如何高公曰比在內宅
不知時議近於閣門外見諸道奏事人說雲南頻有喪
律陛下何以禦之北兵近甚精強陛下何以制之但以
皇威遠震聖澤傍流足以吞食鯨鯢剪滅封豕諸餘纖
介曾何足云臣恐久無備於不虞卒有成於滋蔓然後
禁止不亦難乎上曰卿之所疾漸亦痊除今日奏陳雅

符朕意近小有疑慮所以問卿卿慎勿言杜復泄露應
須方便然可改張高公頓首謝曰以陛下至聖微臣至
愚幸契天心不勝欣慶其後楊守權競相傾奪王邢
不軌咸就誅夷十二年冬林甫云亡國忠播宣淫之恥十三
憾林甫被琢棺之刑寧侯後國國忠播宣淫之恥十三
年秋大雨晝夜六十日陳希烈罷相韋見素持衡上因
左右無人謂高公曰自天寶十年之後朕數有疑果致
天災以殃萬姓雖韋陳改轍楊李殊塗終未通朕懷卿
總無言何以爲意高公伏奏曰開元十二年已前宰臣

授職不敢失墜邊將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權假於
宰相法令不行災眚備於歲時陰陽失度縱爲輸慮難
以獲安臣不敢言良有以也上久而不答十四年冬安
祿山作逆起自范陽私聚甲兵假稱朝貢囚李芝於真
定劫光翮於太原長驅兩河將吞九鼎蕞爾戎羯乘我
不虞國家久致昇平不修兵甲卒徵烏合之衆以禦必
死之軍遂使張介然喪律於陳留封常清棄甲於汜水
東京已陷西土猶寧有詔斬封高於驛前鎮哥舒於關
上交鋒縱鏑向歷半年斬將搴旗不逾信宿兵疲師老

衆潰親離國忠促哥舒之軍務令速進火拔冀祿山之
黨更却先投烽火遍照於川原羽書交馳於道路西京
於焉失守萬姓及此騷然十五載六月十二日有詔移
仗未央宮十三日有詔幸巴蜀至延秋門外上駐馬謂
高公曰卿往日之言是今日之事朕之歷數尚亦有餘
不須憂懼扈從至馬嵬山百姓驚惶六軍奮怒國忠方
進咸卽誅夷虢國太真一時連坐肅宗減隨駕兵馬復
至咸陽未振軍容師徒小却長驅卒乘北至朔方七日
萬人勸進讓不獲已乃卽皇帝位於靈武八月尊太上

皇於成都改元爲至德元年成都宣赦上皇謂高公曰
我兒嗣位應天順人改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與朕亦
有何憂高公伏奏曰陛下躬親庶務子育黔黎四十餘
年天下無事一朝兩京失守萬姓流亡西蜀朔方皆爲
警蹕之地河南漢北盡爲征戰之場天下之臣莫不增
痛陛下謂臣曰卿之與朕復何憂哉臣未敢奉詔臣聞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辱之義職臣之由臣不孝不忠
尚存餘喘親蒙曉諭戰懼伏深初上過利州西臨蜀郡
往來表疏道路相望知兩京有尅復之期兆人佇來蘇

之慶仍皇情未暢臣下多虞及出劍門到巴蜀并邑氣候風雲與中國而頗殊對偏方而增恨應霑扈從皆同此心賴節度使崔圓以忠懇至誠恐皇恩軫慮凡所進奉不越時宜應修殿宇不勦人力上爲之悅左右皆稱萬歲上曰崔圓可謂大臣歟即日拜相西南之俗無不欣然後崔相欲赴行在未測聖情上覺其憂懼謂高公曰朕觀崔圓器宇冲遠理識宏通比諸宰臣無出其右若得對見必倍承恩後果如上言且蜀中風土有異中原秋熱冬溫晝晴夜雨事之常也及駕出劍門到巴蜀

氣候都變不異兩京九月十九日霜風振厲朝見之時皆有寒色詔即令着袍至二十一日百官盡衣袍立朝不依舊式每奏事人來往兩京動靜無不盡知二年正月祿山爲子慶緒所殺慶緒僞立克謀逆計主以嚴莊僞敕僞書出於高尚但置酒爲樂餘無所圖上謂高公曰皇帝久在鳳翔兵威大震克徒逆黨節應殄滅高公伏奏曰逆賊背天地之恩恣豺狼之性更相魚肉其可久乎九月皇帝在鳳翔元帥廣平王中書令郭子儀驅百萬之熊羆吞二京之蚊蚋不逾旬月收復兩都慶緒

北走於鄴中王師續圍於城下至乾元元年慶緒爲逆賊史思明所殺王師失利再陷洛陽李光弼作鎮於河陽郭英乂次安於虢路上元元年爲子朝義所殺至寶應元年下收洛陽朝義奔走不知所在上皇謂高公曰安史二逆賊父子相次伏誅豈非天地神明之所殛罰也高公曰皇帝聖化變及無窮陛下仁德福流萬葉凡是克醜自合誅夷不勝慶快之至初至德二年十一月詔迎太上皇於西蜀十二月至鳳翔被賊臣李輔國詔外隨駕甲仗上皇曰臨至王城何用此物悉令收付所

由欲至城皇帝具儀仗出城迎候二聖相見泣涕久之領城道俗一時怵舞便於興慶宮安置乾元元年冬上皇幸溫泉宮二十日却歸因此被賊臣李輔國陰謀不軌欲令猜阻更樹勳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輔國趨馳末品小了織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雲霄之上聖上屬殘孽未殄蒼生不安貪總軍戎冀清海內不暇揀擇左右屏棄回邪遂使輔國熒惑兩宮至傷萬姓恣行威福不懼典刑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內安置高公竄謫巫州皆輔國之計也上皇在興慶宮先留廐馬三

百死欲移仗前一日輔國矯詔索所留馬惟留十疋有司奏陳上皇謂高公曰常用輔國之謀我兒不得終孝道明早向北內及曉至北內皇帝使人起拜云兩日來疹病不復親起拜伏伏願且留喫飯飯畢又曰伏願且歸南內行欲至夾城忽聞憂聲上驚迴顧見輔國領鐵騎數百人便逼近御馬輔國便持御馬高公驚下爭持曰縱有他變須存禮義何得驚御輔國叱曰老翁大不解事且去卽斬高公從者一人高公卽權御馬直至西內安置自辰及酉然後老官婢十數人將隨身衣物

至一時號泣上皇止之皆輔國矯詔之所爲也聖上寧得知之乎上皇謂高公曰興慶是吾王地吾頻讓與皇帝皇帝仁孝不受今雖爲輔國所制正愜我本懷進御人令撤肉便處分尚食明日已後不須進肉食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冀悅聖情經十餘日高公患瘧敕於功臣閣下避瘧日晚聞門外有人問稱是啖庭瑤云聖人喚阿翁問曾見太上皇未曰見了高公亦不敢辭卽隨庭瑤至閣門外日晚見內養將一卷文書狀云使

看畧見少多皆是罷職。却被索將附奏云：臣合死已久，聖恩含忍容至今日。所看事狀，並不曾聞。伏願得親辭聖顏，然後受戮，死亦無恨。明日有制，力士潛通逆黨，曲附克徒，既懷梟獍之心，合就鯨鯢之戮。以其久侍帷幄，頗效勤勞，且捨殊死，可除名長流巫州。九月三十日至巫州，隨身手力不越十人，所餘衣糧纔至數月。殷憂待罪，首尾三年，經一年忽見本道觀察第五國珍，謫至夷州，與第五相飲賦詩曰：烟燻眼落膜，瘡染面朱虞。謂同病曰：宰相猶如此，餘何以堪！左右聞之，皆爲揮涕。又於

園中見薺菜，土人不解喫，便賦詩曰：兩京秤斤買，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爲羹，甚美。或登山臨水，以永終日。至元年建辰月，有制流人一切放還。至建巳月，二聖昇遐，今上卽位，改元爲寶應元年。六月，巫州二聖遺詔到，號天叩地，悲不自勝。制服持喪，禮過常度。每一號慟，數迴氣絕。晝夜無時傷感，行路恨不得親奉陵寢，而使永隔幽明。哀毀既深，哽咽成疾。七月發巫山，至朗州，八月病漸亟，謂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可謂壽矣。官至開府儀同，可謂貴矣。旣貴且壽，死何恨

焉所恨者，二聖昇遐，攀號不迨，孤魂旅襯，飄泊何依。泣下霑襟，視之盡血。言畢，以寶應元年八月十八日終於朗州開元寺之西院。遠近聞之，莫不傷歎。九月，靈襯發朗州，十一月至襄州，有詔令復舊官爵，追贈廣州都督。喪事行李一切官給，陪葬元宗陵。高公所生母麥氏，卽隋將鐵杖曾孫。始與母別時，年十歲，母撫其首，泣曰：「與汝分別，再見無時。」然汝胸上七黑子，他人云必貴，吾若不死，得重見，記取此言。汝常弄吾臂上雙金環，吾亦留看待見汝，伺之慎勿忘却。卽與決別，向三十年後，知母

在瀧州，雖使人迎候，終不敢望見。及到，子母並不相識。母問曰：「與汝別時，記語否？」胸前有黑子，母曰：「在否？」卽解衣視之，母亦出金環示之。一時號泣，累日不止。上聞，登時召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父母家，安置十餘年後卒。葬東京原，燕公誌墓曰：「驗七黑於子心，辨雙環於母臂。卽此事也。」其妻東平呂氏，故岐州刺史元悟之女，躬行婦道，有逾常禮。大理司直太原郭滉曰：「李輔國，謬承恩寵，竊弄威權，蒙蔽聖聰，恣行兇醜，所持刑憲，皆涉回邪。卽有敬毛裴畢之流，起周代索邱之獄，旣無所措，難以

圖存使天下之心自然搖矣，但經推案，先沒家貲，不死則流動逾千計，黔中道此一免尤多，則三故相，裴冕、張鎬、第五琦是也。一大夫，賀蘭進明是也。六中丞，鄭叔清、暢、灌、韋、利、見、皇甫、銳、張、萬、頃、毛、若、虛是也。七御史，李融、屈、無、易、孫、昌、亂、孫、瑩、宋、晦、嚴、銳、畢、曜是也。三員外，張、渭、張、之、緒、李、宣是也。一左丞，皇甫、銑是也。一郡王，瑀是也。一開府，力士是也。遺評補博、卿、監、司、舍、將、軍、列、卿、州、牧、縣、宰、已、下、散、在、諸、郡、不、可、盡、紀、從、至、德、至、寶、應、向、二、千、人、及、承、恩、放、還、十、二、三、矣、嗟、乎、淫、刑、以、逞、誰、得、無、罪、混

同病者報以誌之，况與高公俱嬰譴累，每接言論，敢不書紳，豈謂懷輔弼之元勳，當休明之聖代，卒為讒佞所惡，生死銜冤，悲夫。

高力士傳終

白猿傳

唐無名氏撰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藺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
微，別將歐陽紘畧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紘妻
織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為挈麗人，經此地有神善
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紘甚疑懼，夜勒兵
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
是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
有物驚寤者，即已失妻矣，關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

嶮咫尺迷悶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行四遐，卽深凌嶮，以索之。旣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繡履一隻，雖爲雨侵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繩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人數十，帔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

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扉，中寬闊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卧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廻眸一睇，卽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宐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爲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

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絲練縛手足於牀。一踊皆斷，常紉三幅，剡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傍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氣以俟。日脯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競以玉杯進酒，諧笑甚歡。既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嘻笑之

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見大曰：猿縛四足於牀，頭顧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即飲刃血射如注。乃大歎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杯案。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且煦洗著帽，加白衿，被素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

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
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栗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
午卽欬然而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
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騁戲一夕皆周末嘗寢寐然
其狀卽猥獍類也今歲木落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
所訐將得寃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月哉生
魄石磴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若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
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汎瀾者久之且曰此山峻
絕未嘗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

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卽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
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牀肖焉後紇
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總善愛其子聰悟絕人常留養
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紇子歐陽詢面似猴長孫無忌嘲之曰誰於麟閣上
畫此一獼猴同時因戲作此傳託江總之名非實錄
也

蓮塘識

白猿傳終

任氏傳

唐 沈既濟撰

任氏女妖也。有韋使君者，名峯，第九少落拓嗜酒，其從父妹婿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于妻族，與峯相得，遊處不間。天寶九年夏六月，峯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繼至飲所，峯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

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時眈眈意有所授鄭子戲之曰
美艷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
行何爲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
某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暱
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室
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
留于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旣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
第二十少頃延入鄭執驢於門置帽于鞍始見婦人年
三十餘與之承迎卽任氏姊也列燭置膳舉酒數觴任氏更粗而出酣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
度舉措皆艷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其兄
弟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
而去鄭行及里門門局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
張炭熾爐鄭子憇其簾下坐以候鼓因問曰自此東轉
有門者誰氏之宅主人曰此墮墉棄地無第宅也鄭子
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
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偶宿嘗三見矣今子亦遇
乎鄭子赧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

窺其中皆葦荒及廢圃耳既歸見峯峯責以失期鄭子
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艷冶願復一見之心嘗存之不
忘經十許日鄭子遊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曩女奴從
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連
呼前追方背立以扇障其面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鄭子
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耻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
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
誓詞旨益切任氏乃迴眸去扇光彩艷麗如初謂鄭子
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凡某

之流爲人惡忌者非他爲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
見惡願終奉巾櫛鄭子許之與謀棲止任氏曰從此而
東大樹出于棟間者門巷幽靜可稅以居前時自宣平
之南乘白馬而東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
以假用是時峯伯叔從役於四方三院什器皆貯藏之
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詣峯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
獲一麗人已稅得其舍假具以備用峯笑曰觀子之貌
必獲詭陋何麗之有峯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
之慧黠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洽峯巡問

之曰有乎又問曰其容若何曰竒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峯姻族廣茂且夙從逸遊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峯遍摘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峯之內姝穠艷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峯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峯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頸巾首整衣而往既至鄭子適出峯入門見小僮擁篲方掃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徵于小僮小僮笑曰無之。峯周視室內見紅裳出于戶下迫而察焉見任氏載

身匿于扇間峯引出就明而觀之始過于所傳矣。峯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峯以力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釋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峯乃悉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縱體不復拒抗而神色慘變峯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峯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遇某之比者衆矣而鄭生窮賤耳所稱愜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

公之食故爲公所繫耳。若糠粃可給，不當至是。蓋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歛衽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崆相視，哈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餼，皆崆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輿步，不常所止。崆日與之遊，甚歡，每相狎，睡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崆愛之重之，無所吝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氏知其愛己，因言以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願以陋質，不足答厚恩，且不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伶倫中，表姻族多爲人寵媵，以是長安狎邪，悉與之通。」

或有姝麗悅而不得者，爲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崆曰：「幸甚。」廨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肌體凝潔，崆常悅之。因問任氏識之乎？對曰：「是其表姊妹，致之易耳。」旬餘果致之。數月厭罷，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効。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崆曰：「昨者寒食，與二三子遊于千福寺，見刁將軍縮，張樂于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鬟垂耳，嬌姿艷絕，當識之乎？」任氏曰：「此寵奴也。其母卽妾之內姊，求之可也。」崆拜于席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崆促問其計，任氏願

得雙練以爲賂，峯依給焉。後二日，任氏與峯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青驪以逐任氏。任氏聞，召笑謂峯曰：「諧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徙就爲吉。及視疾，巫曰：「不利在家，宜出居東南。」其所以取生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偏狹，勤請而後許。乃輦服玩并其母，偕送于任氏。至則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峯以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就緬。由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

乎將爲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于人，獲錢六千。」任氏曰：「鬻馬於市者，馬之股有疵，可買而居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者，皆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昆弟皆嗤之曰：「是棄物也。」買將何爲？無何，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乃賣之，有疇二萬。鄭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爲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累增，其估至二萬五千。猶不與。曰：「非三萬不鬻。」遂賣登三萬。既而密伺買者，徵其由，乃昭應縣之御馬。疵股者死三歲矣。斯吏不時除籍，官徵其估，計錢六萬。設

其以半買之所獲尚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芻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償蓋寡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于峯峯將買金絲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制者峯召市人張大爲買之使見任氏問所欲張大見之驚謂峯曰此必天人貴戚爲郎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于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紉縫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遊於外而夜寢於內多恨不得專其夕將之官邀與任氏

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爲歡請計給糧餼端居以俟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峯資助峯與更勸勉且詰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行故不欲耳鄭子甚惑之不思其他與峯大笑曰明智若此而爲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儻巫者言可徵徒爲公死何益二子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峯以馬借之出祖于臨臯揮袂別去信宿至馬嵬任氏乘馬居其前鄭子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西門圍人教獵狗于洛川已旬日

矣適值于道蒼犬騰出于草間鄭子見任氏欻然墜于地復木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里餘爲犬所獲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木爲記迺覩其馬齧草于路隅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襪猶懸于鐙間若蟬蛻然唯首飾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子還城峯見之喜迎問曰任子無恙乎鄭子泣然對曰歿矣峯聞之亦慟相持于室盡哀徐問疾故荅曰爲犬所害峯曰犬雖猛安能害人荅曰非人峯駭曰非人何者鄭子方述本末峯驚訝歎思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發瘞視之長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自製與人頗異焉

任氏傳終

袁氏傳

唐 顧曼撰

廣德中。有孫恪秀才者。因下第遊于洛中。至魏王池側。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徑往扣扉。無有應者。戶側有小房。簾帷頗潔。謂伺客之所。恪遂褰簾而入。良久。忽聞啟闈者。一女子。光容鑒物。艷麗驚人。珠初滌。其月華。柳乍含。其烟媚。蘭芳靈。濯玉瑩。塵清。恪疑主人之處。子但潛窺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疑思久立。遂制詩曰。彼見是忘憂。此看同腐草。青山與

白雲方展我懷抱吟諷既畢容色慘然因來褰簾忽覩
恪遂驚慙入戶使青衣詰之曰子何人而夕向於此恪
乃語是稅居之士曰不幸衝突頗益慙駭幸望陳達於
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某之醜拙况不修容耶君久
盼簾帷當盡所覩豈敢更迴避耶願郎君少頃內廳當
暫飾裝而出恪慕其容美喜不自勝語青衣曰誰氏之
子曰故袁長官之女少孤更無姻戚唯與妾輩三五人
據此第耳小娘子見未適人且求售也良久乃出見恪
美艷愈於嚮者所覩命侍婢進茶果曰郎君既無第舍

便可遷囊橐於此廳院中指青衣謂恪曰小有所須但
告此輩恪愧荷而已恪未室又覩女子之婉麗如是乃
進媒而請之女亦欣然相受遂納爲室袁氏贍足巨有
金繒而恪久貧忽車馬煥赫服玩華麗頗爲親友之疑
訝多來詰恪恪竟不實對恪因驕倨不求名第日洽豪
貴縱酒狂歌如此三四歲不離洛中忽遇表兄張閑雲
處士恪謂曰旣久睽間頗思從容願携衾綢一永宵話
張生如其所約及夜永將寢張生握恪乎密謂之曰愚
兄於道門曾有所授適觀弟詞色妖氣頗濃未審別有

何所遇事之周細必願具陳不然者當受禍耳恪曰未
常有所遇也張生又曰夫人稟陽精妖受陰氣魂掩魄
盡人則長生魄掩魂銷人則立死故鬼怪無形而全陰
也仙人無影而全陽也陰陽之盛衰魂魄之交戰在體
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於氣色嚮觀弟神彩陰侵陽位
邪于正府真精已耗識用漸隳津液傾輸根蒂浮動骨
將化土顏非渥丹必爲怪異所鑠何堅隱而不剖其由
也恪方驚悟遂陳娶納之因張生大駭曰卽此是也其
奈之何又曰弟忖度之有何異焉恪曰豈有袁氏海內

無瓜葛之親哉又辨慧多能足爲可異矣遂告張曰某
一生遭迍久處凍餒因茲婚娶頗似蘇息不能負義何
以爲計張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傳云妖
由人興人無孽焉妖不自作且義與身孰親身受其災
而顧其鬼怪之恩義三尺童子尙以爲不可何況大丈
夫子張又曰吾有寶劍亦干將之儔亞也凡有魍魎見
者滅沒前後神奇不可備數詰朝奉借儻携密室必覩
其狼狽不下昔日王君携寶鏡而照鸚鵡也不然者則
必被恩愛所迷耳明日恪遂受劍張生告去執手曰善

伺其便，恪遂携劍隱於室內，而終有難色。袁氏俄覺，大怒而謂恪曰：「子之窮愁，我使暢泰，不顧恩義，遂興非爲。如此用心，則犬豕不食其餘，豈能立節行於世人也！」恪既脩責，慙顏息慮，叩頭曰：「受教於表兄，非宿心也。願以歃血爲盟，更不敢有他意。」汗落伏地。袁氏遂搜得其劍，寸折之。若斷輕藕耳。恪愈懼，似欲奔迸。袁氏乃大笑曰：「張生一小子，不能以道義誨其表弟，使行其兇毒，來當辱之。然觀子之心的，應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數歲矣，子何慮哉！」恪方稍安，後數日，因出遇張生，曰：「奈何使我撩」

虎鬚，幾不脫虎口耳。張生問劍之所在，具以實對。張生大駭曰：「非吾所知也。」深懼而不敢來謁。後十餘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嚴，不喜叅雜。後恪之長安，謁舊友人王相國縉，遂薦于南康張萬頃大夫，爲經畧判官。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端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江壩有峽山寺，我家舊有門徒。僧惠幽居於此寺，別來數十年，僧行夏臘極高，能別形骸，善出塵垢。儻經彼設食，頗益南行之福。」恪曰：「然，遂辦齋蔬之具，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埋粧，携二子詣老僧。」

院若熟其徑者，恪頗異之。遂持碧玉環子以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僧亦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連臂下于高松而食于臺上。後悲嘯捫蘿而躍，袁氏惻然，俄命筆題僧壁曰：剖破恩情，役此心無端變化，幾湮沉不如遂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乃擲筆於地。撫二子咽泣數聲，語恪曰：好住好住，吾當永訣矣。遂裂衣化爲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將抵深山而復返，視恪乃驚，怛若魂飛神喪。良久，撫二子一慟，乃詢於老僧。僧方悟此猿是貧道爲沙彌時所養，開元中有天使高力士經過此憐

其慧黠，以束帛而易之。聞抵洛京獻于天子，時有天使來往，多說其慧黠，過人常馴擾于上陽宮內。及安史之亂，卽不知所之。於戲不期今日更覩其怪異耳。碧玉環者本訶陵胡人所施，當時亦隨猿頸而往。今方悟矣。恪遂惆悵，艤舟六七日，携二子而廻，植更不能之任矣。

袁氏傳終

揚州夢記

唐于鄴撰

唐中書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筆成詠弱冠擢進士第復捷制科牧少俊性疎野放蕩雖爲檢刻而不能自禁會丞相牛僧孺出鎮揚州辟節度掌書記牧供職之外唯以宴遊爲事揚州勝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樓之上常有絳紗燈萬數輝羅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沒馳逐其間無虛夕復有卒三十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謂得計

長少夢
人不知之所至成歡無不會意如是且數年及徵拜侍
御史僧孺於中堂餞因戒之曰以侍御史氣槩遠馭固
當自極夷塗然常慮風情不節或至尊體乖和牧因謬
曰某幸常自檢守不至貽尊憂耳僧孺笑而不答卽命
侍鬼取一小書籠對牧發之乃街卒之密報也凡數千
百悉曰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
牧對之大慙因泣拜致謝而終身感焉故僧孺之薨牧
爲之誌而極言其美報所知也牧旣爲御史久之分務
洛陽時李司徒愿罷鎮閒居聲妓豪華爲當時第一洛

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宴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
臻赴以牧持憲不敢邀致牧遣座客達意願預斯會李
不得已馳書方對酒獨斟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
已飲酒女妓百餘人皆絕藝殊色牧獨坐南行瞪目注
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牧復
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皆亦
迴首破顏牧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
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
迴意氣閑逸旁若無人牧又自以年漸遲暮常追賦感

揚州夢
舊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又曰：舫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伴茶煙，輕颺落花風。太和未牧，復自侍御史出，佐沈傅師江西宣州幕。雖所至輒遊，而終無屬意，咸以非其所好也。及聞湖州名郡風物妍好，且多奇色，因甘心遊之。湖州刺史某乙，牧素所厚者，頗喻其意，及牧至，每爲之曲宴周遊，凡優姬倡女，力所能致者，悉爲出之。牧注目凝視，曰：美矣，未盡善也。乙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嬉使州人畢觀，候四面雲集。

某當開行寓，目蓋於此際，或有闕焉。乙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舟，艤岸於叢人中，有里姥引鷓頭女，年十餘歲，牧熟視曰：此真國色，向誠虛設耳。因使語其母，將接致舟中，母女皆懼。牧曰：且不卽納，當爲後期。姥曰：他年失信，復當何如？牧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來，乃從爾所適可也。母許諾，因以重幣結之爲盟，而別。故牧歸朝，頗以湖州爲念，然以官秩尚卑，殊未敢發。尋拜黃州池州，又移睦州，皆非意也。牧素與周墀善，會墀爲相，乃併以三牋于墀，乞守湖

州意以弟頭目疾冀於江外療之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已十四年矣所約者已從人三載而生三子牧既即政函使召之其母懼其見奪攜幼以同往牧詰其母曰曩既許我矣何爲反之母曰向約十年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因取其載詞視之俛首移晷曰其詞也直疆之不祥乃厚爲禮而遣之因賦詩以自傷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洪邁曰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幹利權判官

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楊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爲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僊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爲邱墟楊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燬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尙不能及唐之什一

今日真可酸鼻也

附王穉登詩新詩一首當纏頭徧醉邢溝十二樓
贏得佳人稱薄倖還如杜牧在揚州

錢希言揚州懷舊詩三度維揚十八年舊遊零落
不如前車傍擲果人何在橋上吹簫里莫傳潮落
遠江瓜步雨烏啼荒壘竹西烟風流杜牧元多感
到口登臨一惘然

揚州夢終

